

心香一瓣

师恩萦怀

◆弦人

车窗外，景致渐次褪去都市的喧嚣，一路向着老家信阳光山的方向延伸。冬日的阳光穿过薄雾，在车窗上滤出一层柔和的光晕，洒在熟悉的故乡道路上。枯树的枝丫间漏下细碎光斑，清寒中裹着归乡的暖意。这份暖意，一半来自对家的牵挂，另一半则是对恩师的惦念。

此次归乡，一是接老母亲到洛阳过冬——位于淮河以南的老家光山，冬日没有集中供暖；二是为赴一场多年未改的约定：无论行程多紧，我总要去看望占仲勤老师，那位我在光山二高求学时，用师恩照亮我青春岁月的高中语文老师。

占老师搬新家后，我只来过一次，如今对具体位置已有些模糊。老师的手机始终关机，车停小区后，我竟辨不清该走向哪一栋楼。物业处的工作人员恪守职责，不愿透露住户信息；我与同行的朋友小解四处询问邻里，也未得结果。北风卷着枯叶掠过肩头，焦灼如寒流般悄然蔓延。若今日见不到老师，这份跨越数百公里的惦念，恐怕又要被遗憾拉长几分。所幸在彷徨之际，我想起一位如今在光山二高任教的同窗。几番电话沟通，终于觅得老师的家门。

轻轻叩门，屋内传来熟悉的声音。门开的一瞬，一股融着茶香的暖意扑面而来。71岁的占老师精神矍铄，身体康健，眼角皱纹里盛着岁月的温和。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连窗外的寒风都仿佛被这暖意消融，变得柔和起来。

眼前的恩师，依然如记忆中那般亲切，仿佛时光从未在他身上留下疏离的痕迹，唯有鬓边新添的华发，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流转，却更显师恩的绵长。

望着占老师温和的面容，那些沉淀在青春岁月里的记忆，忽然变得鲜活起来。往事如潮水般涌来，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温暖细节，清晰得恍如昨日。高中时，占老师对我格外关照，如师亦友。每逢上午第四节我没课，他总会提前在教师小食堂买好饭菜，在宿舍书桌旁等我归来。这份超越师生的关怀，宛如冬日里的一盆炭火，温暖了我那段艰辛的求学时光。

冬日的夜晚格外寒冷，晚自习后校园一片寂静，只有路灯在寒风中投下昏黄的光。那时，我总会裹紧单薄的外套，一路奔向占老师的宿舍。推开门，一盆热气腾腾的泡脚水早已备好，氤氲的水汽漫上窗户，将冷意彻底隔绝在外。待钻进被窝，暖意瞬间包裹全身。此时，占老师便开始为我讲唐诗的蕴藉、宋词的清婉，讲朱自清《背影》里父亲蹒跚的身影，讲《荷塘月色》中淡淡的哀愁与喜悦，讲冰心《小橘灯》里的简陋与温暖，讲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里硝烟中的赤诚。他还耐心地教我如何遣词造句，教我怎样将情意妥帖安放进文字里……那些话语如涓涓春雨，悄然滋润我贫瘠的文学土壤，在寒夜里生出无限希望。

正是这段被师恩浸润的岁月，让我在困顿中始终保有对文学的热爱，对生活的向往。

更令我铭刻的，是他对我的谆谆教诲。这份深厚的师恩，悄然填补了我成长中父爱的空缺。父亲在我上大学时离世，是占老师用一言一行，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。

从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，到每一次岗位调整，无论是电话那头的殷切叮嘱，还是归乡时的促膝长谈，他总会反复告诫我：“凡事依法依规依序，用心用情用智慧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立足岗位多做实事好事；做任何事，都要对组织、对群众、对家人、对自己负责任……”

他讲课时的工整板书，批改作业时的细细朱批，寒夜里递来的一杯热茶，都在无声地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、廉洁、温暖的人。

他是良师，以知识予我力量；亦如慈父，以品格铸我风骨。这份生命的馈赠，让我在人生道路上，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。

阳光斜照进客厅，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。茶几上，毛尖茶热气袅袅，清香满室。我们相对而坐，占老师细细问我工作的状态、目光专注如昨，仿佛仍在审视当年我作业本上的字迹。他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，也要照顾好自己，话语质朴，却满含牵挂。时间在不经意间流淌，每分每一秒都带着重逢的珍视，生怕离别来得太急，辜负了这满室的温情与绵长师恩。

单元楼前，阳光恰好穿透云层，将金色的光晕洒落肩头。我们特意在此合影——镜头里，占老师笑容温润，一如往昔。这张照片，既是我标记归途的坐标，也是为在洛阳的日子里，每当思念泛起时，能望见这熟悉而可敬的身影，让心的距离，不曾因山水而遥远。

车子缓缓驶离，回望后视镜中，占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却始终在原处伫立。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与冬的景致融为一体。这份师恩，恰似暖阳，驱散了旅途的寒意，更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。

从青春年少到行至中年，从懵懂茫然到肩负重任，占老师的关怀与教诲始终如影随形，师恩光芒从未暗淡。无论走多远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这份深情厚谊早已镌刻心底，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，支撑着我在人生路上，步履坚定，一往无前。

灯下漫笔

清欢煮雪试新芽

◆刘传俊

一连几日，老天总是板着面孔，活泼不足严肃有余。从东北方向召唤过来的风强劲吹拂，寒风凛冽，犹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放荡不羁，在高空吼叫着，继而又将吼叫声压低，掠过树梢、房顶、烟囱，哨子般“呜呜”地响。人们不得不将脖颈缩了又缩，将双手交叉着伸进棉袄袖筒里取暖防寒。妇女们头上裹上了围巾，男士们腰间勒上了布腰带，生怕一不小心，体内的热能就要散发出去。

风是雪整装待发的前奏，也是雪登场前率先闪过的影子。东北风一阵一阵刮来，预示着将有一场大雪随时而降。家中没有取暖设备，晚饭过后，窗格一扣，房屋门一闭，早早就钻进了被窝去。果不其然，天亮之后，抽开门栓，伴随着门轴的响声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生动雪景倏然跃入眼目。

白茫茫，无处不雪。鸡笼上、墙头上、屋脊上、西墙根处的一片毛竹上，全都披着雪，就连椿树枝丫间还没顾上剥去包皮悬挂着的玉米棒上，也落了厚厚一层雪。雪是何时落下的，不得而知。是在我正酣睡做美梦、说梦呓的时候，还是五更天里雄鸡报晓的时候？反正等来了这场久违的雪，盼来了这一慷慨无私的洁白无瑕。落雪的形状各异，有的像鹅毛般轻盈，有的似蓬松的棉絮，有的宛如锋利的冰针。仰视天空，白得刺眼。这雪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旁若无人，不受任何干扰似的，仍扯天扯地一个劲儿下着，仿佛世界上一切生命都不存在，唯有雪能量无限，是驱动地球

旋转的生命载体，给无声的物象带来了活力。这雪，一朵接一朵，一片连一片，一粒接一粒，卿卿我我，情意绵绵，沙沙作响。这声音十分好听，如桑蚕啜叶，赛婴童吮乳，声声有情有意。谛听着美妙的旋律，让您不得不陷入神奇的音符之中。每一声落雪的声音，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首尾呼应的动情故事，让您感受到大自然的温馨可爱和生命的勃勃活力。这雪，白得如刚磨出的面粉，冰清玉洁，又像才生产出的白砂糖，甘甜如蜜。捧在手里捏成雪团抛向远处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猜想，要是将雪堆放在树木根部，或是摊在越冬的小麦田里，这些看似无语的生命体，定会高兴得加劲潜滋暗长，喜悦的心情和我一样。

落于院子里的雪毕竟有限，要感受雪世界，还是应到旷野里去。撑一把红纸油伞，一路“咯吱咯吱”，深深浅浅的脚印留在了身后，不大一会儿又被落雪覆盖，填平。哇！莽莽苍苍，银装素裹，天地皆白，横无际涯。厚厚的积雪，掩盖了一切污秽，洗净得令人震撼。我站在雪中，雪簇拥着我。宏阔的天地间，仿佛只有我和雪了。大地那个静啊，听到的只有飘飘洒洒的落雪轻柔而悠扬的声音，为寂静的季节增添了一份安恬的诗韵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说：“独山孤峰峭立，怪石瘦碧。”每年三月三必登、盛产闻名遐迩独山玉、呈南北走向的这独山，距我不足5公里，此时，落雪恰似拉近了我与它的距离，更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容貌。雪中，它如一尊巨大的雕像，玉洁而神圣，默默地注视着我，向我津津乐道这场雪降

临的全过程。转身北望，大约有5公里吧，平日山体秀丽，石呈紫色，东西走势，且盛产中药材——紫柴胡的紫山，起起伏伏的峰岭，在3座主峰统领下，正山舞银蛇原驰蜡象，忘乎所以。紫山有汉末庞元士隐居处、凤雏台遗址，有汉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睡在隐蔽的大石板前，躲过了莽兵的追杀，大石板被后人所称“刘秀床”，以及“好汉坡”“石头寨”“红艳潭”等美丽传说和地名，这些地方我小时候都一一去寻觅过，此时都一一静谧而虔敬地承接上苍挥洒下来的兆丰年的瑞雪，寂寂无闻地沉思着历史的沧桑。

对于落雪，很多文人墨客都有独特感情。他们对自然美景的热爱、对生活的雅致情调和对生活美学的不懈追求，往往通过雪水煮茶，将尽享清欢的场景和心绪表达得酣畅淋漓，从而达到了雪景和心境高度完美的统一。有例为证。唐代江南才子诗人喻凫，在《送潘咸》诗中写道：“煮雪问茶味，当风看雁行。”分明体现了诗人在自然美景中享受茶味的闲适情怀。清晨从梦中醒来，伸一个懒腰，见落了一场大雪，迅疾洗手取雪，生火煮水，雪在釜里不停浮沉，玉肌消损，茶香四溢，呼朋引伴，捧茶闲话，好不惬意融洽。宋代诗人刘攽在《城濠泛舟同毕长官》中曰：“幽事围棋翻局势，清欢煮雪试茶芽。眼前景物自萧散，何必青溪向若邪。”将人们在宁静的冬日里，尽情享受有味道的清欢场景表达得逸态横生，生动传神。被称为南曲之冠的明代作家、画家王磐，有诗《寄陈光哲》：“煮雪炉边夜坐痴，踏雪驴

上晚行迟。不知多少相思味，换得春来两鬓丝。”这首诗客观反映了诗人在寒夜中围炉煮雪的孤独与沉思，生发出无限感慨之情，令人唏嘘不止。明代诗人释妙声在五言律诗《煮雪斋》中描述的“禅客嗜春茶，铜瓶煮雪花”，则展现了禅宗人士对煮雪品茶的独特感受，无以言表。清代李振鈞在《煮雪》诗中写道：“明月澹无色，梅花寒有香。未能谙世味，祇可沁吟肠。”深刻表达了他对煮茶品茗的深刻体验和情感寄托，怎一个“煮雪”得了！

古人一向这样认为，落雪，凝天地之灵气精华，通体清澈透白，至纯无瑕，是煮茶的上品之水，以柴薪烧化雪水烹茶，其味更清冽，更具穿透力。明人高濂曾在《扫雪烹茶玩画》一文里说：“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为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，幽人啜此，足以破寒。”用雪烹茶，我真没有品尝过，但我不止一次用雪搓过手、洗过脸，由起初冷得浑身惊颤，哆哆嗦嗦上牙碰下牙，到后来的面目发热、红润，舒舒服服，自不言说。曹雪芹笔下的妙玉，真是个极聪慧的女子，懂得借助天地间最美的意象来赋予茶独有的魅力。她采撷花蕊上的雪煮茶饮用，很有情趣。这茶，不但清新扑面，还泛着淡淡的花香气息。飞雪有声，惟落花间为雅，清茶有味，惟以雪烹为醇。古人诚不欺我，言必信诺。今人也不妨试试，一品究竟。

今冬第一场雪下了，兴致勃勃踏雪归来，我也要一展身手“煮雪烹茶”，邀约几位知己好友对坐，浅酌个中奇趣。

人与自然

一街风景入眼来

◆桑明庆

每天接送孙女上下学都要走小区前的这条街道，因为时间长了，看习惯了便觉得它稀松平常，没有什么景致。直到有一天小孙女说：“爷爷，这条街道真漂亮啊，有高楼，有花草，还有彩色的树。”我留心一看，果真如此，街上两边到处是风景。

小区对面有一个小型健身广场，每天早晨从小区门口，一眼就能看到一群大姐大娘在那里跳广场舞。她们衣着鲜艳，有大红大绿，有红绿相间，还有一些粉紫搭配，真是别出心裁。远处看，她们就像一片翻滚的花海，近处看又像是一朵朵盛开的花朵，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。再听那音乐，有时快速激昂，有时缓慢抒情。音乐快速激昂时，这群彩色的资深美女像是小姑娘一样，猛烈地扭动着腰肢，抖动着胯骨，夸张地甩动着臂膀，把她们的激情豪放，毫不吝啬地释放了出来。音乐缓慢抒情时，她们又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款款迈步，双手轻拿轻放，像是在晃动着摇篮照顾睡觉的小孙子，把她们的温柔和暖，用这春风拂柳般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。每当看到此景，我心里总是想到这样一句话：“夕阳不老，青春长存”。

街道两边的树木高大威猛，排列整齐，如卫士军阵一般。园艺师傅也真会栽植，一段是梧桐，一段是国槐，一段又是银杏，不时还有枫树、松柏点缀。这些树木的脚下还做了许多文章：有冬青，有紫薇，有月季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花草。这些树木，把街道两边搞成了树的艺术展览长廊。不能不佩服园艺师的创意。春天里，草长莺飞，这些树木沐浴着春风春雨，吐出了嫩嫩的芽尖，给熬过了寒冬的人们天高地阔的感觉；夏天，树木饮雨咽风，叶肥枝壮，从内到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勃勃生机；秋天，树叶变色了，有黄色的，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这大概就是孙女说的彩色树吧：银杏举起金色的皇冠，像是披挂金甲金盔的大将军，彰显出威风凛凛的体魄。那枫树上被秋风染红的枫叶，像是一把把燃烧的火炬，在秋日的

阳光下分外耀眼，这让人想起了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句；冬天，绿色的松柏挺拔伟岸，如遇一场大雪，更能显示出它那刚毅不屈的性格，如同千百年来不惧风雨、不畏苦难的我们太行山人一样傲霜斗雪、所向披靡。这让我想起了家乡那座巍峨的太行山，想起了在抗日烽火时期那道铜墙铁壁，想起了在极其困难时期，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建成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它的妹妹渠跃进渠。

孙女的小学校在这条街道的拐弯处，尽管那里不太宽阔，但那里的风景充满了亲情、温馨和希望。你看，每当送她上学时，一个个孩子身着统一的校服，像是一股股从山谷之中冲出的溪流，他们翻卷着浪花，涌进校园，然后在校园里汇集形成一片汪洋，这片汪洋涌动着少年的纯净，涌动着人生的梦想。再看那送孩子的家长，他们像是一只只老母鸡，从翅膀底下把孩子放出来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校门口，才放心地走，有的还不如一次一次地回头遥望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接时则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孩子们像是一只只小鸟，他们诵读着古诗唱着歌谣，扑扇着稚嫩的翅膀扑向家长的怀抱，有的还撒娇地亲上妈妈几口，有的则爬到爸爸或者爷爷的后背，而后打打闹闹回家。没有接到孩子的家长，像是油灼心似地不停地来回走动，不时扯着脖子向校园望去。没有被家长接到的孩子则像一只小绵羊一样，靠在墙根双目不停地向四面搜索家长的身影，一旦发现了目标，他们又会张开双臂飞过去。这画面让人看得舒服温暖，有一种掉眼泪的感觉，如同接受生命的洗礼。

街道上自然风景的存在，让人感受到四季轮回的魅力、岁月的沧桑和日子的丰盈。那跳舞的场景和学校门口的画面，则是一幅活动的风景，由于这种风景的存在，这条街道便让人有了四季都是春天的感觉，有了锦绣缠绕的印象，于是，抬头看去，到处都是希望，满眼皆是生机。

荐书架

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：以文字打捞时代褶皱里的光

◆李娜

近日，壮族作家连亭的散文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连亭出生于珠江水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其文本自带大江大河般的蓬勃气象。散文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汇聚了一个缤纷绚烂的江湖世界，展现出繁杂、尖锐又独特的人生经验，细节丰沛而绚丽。她像一位抒情考古学家，以锋利而深情的笔触道出苦乐并存、善恶交织的世界本相，并折射出可贵的善良与悲悯。山野百姓、城乡打工者、乡村艺术家……在她笔下皆如奔流不息的河水，波光粼粼地向我们涌来。他们或深情、或幽默、或恣意，或坦荡，或特立独行，或勇敢无畏。连亭耐心细致地摹写这些模糊却倔强的面孔，于时代褶皱里打捞人性的光辉，又凭借独特的视角，将这些形态各异的“个人史”，标举为一代人的精神档案。

这部被称作“90后写作者的生命之书”的作品，既是对北回归线上泪光与笑语的深情回望，亦是对时代洪流的温柔回应。连亭将个人史的细碎波光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灯火。鲁迅文学奖得主沈念评价道：连亭以叙事重构记忆、以诗学对抗遗忘，将家族命运、时代变迁与自然意象熔铸于叙事之中，在时代的褶皱中打捞人性的光辉，独特视角将个人史推举为一代人的精神档案。她的文字如大江大河之风，吹响骨血中的倔强与希望。评论家张莉认为：连亭的散文令人难以忘记。她讲述困顿和磨难，也讲述成长和超越。山野的人民、城乡间的打工族、底层的生意人，在她笔下如奔流不息的河水，波光粼粼地向我们走来。在她温情的描述中，我们收获生存关怀，以及照亮人间的灯火。

我第七次瞥见铁栅栏外晃动的小脑袋时，终于磕灭烟斗走了出去。穿红色连帽衫的男孩正踮着脚数烟圈，怀里紧紧抱着个装满萤火虫的玻璃罐，光斑在墙上轻轻晃动。

“这里可不是游乐园。”我故意抖了抖工作服，衣角沾着的骨灰簌簌往下掉。男孩却把罐子举到我眼前，三只萤火虫在枯芦苇秆间明明灭灭：

“爷爷和妈妈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，我想看看您是怎么让他们变成星星的。”

控制室的挂钟早在3年前老伴儿走的那天就停了，此刻竟突然“咔嗒”响了一声。我蹲下身，才发现他裤管粘满苍耳，鞋头还沾着片皱巴巴的纸钱。

“你妈没告诉你，火葬场不能随便进？”我伸手指弹他肩头的芦花，萤火虫的蓝光映在他瞳孔里，像未燃尽的磷火，亮得剔透。

男孩叫豆儿，自从自然科学学了昆虫生命周期，每天放学都来芦苇荡捡蝉蛹。

第七天，他捧着只死麻雀郑重地给我：“老师说焚烧能释放灵魂。”我看着他给麻雀翅膀插上芦花，忽然想起30年前，他父亲也是这样，抱着路边捡的流浪狗来火葬，那只宠物的骨灰盒，比他当时的手掌还小。

“爷爷你看！”豆儿指着观察窗里爆开的火星，伴随着“哔啵”的声响，眼睛亮得惊人，“那是麻雀在说话吗？”800℃的热浪卷着羽毛的焦香扑出来，他鼻尖抵着防爆玻璃，小声呢喃：“你现在可以自由飞啦，之前童军把你翅膀粘起来是不对，我替他道歉。”眼前这天真的模样，起初觉得

可笑，后来竟让这笼罩着灰暗与冰冷的地方，渐渐暖了起来。

我想起值班室抽屉里备着的山楂片，便转身拿给他。

豆儿突然盯着焚烧炉的铭牌惊讶：“爷爷！它的出厂日期和我生日是同一天！”从此，他便宣称这里是他的“第二子宫”。清明那天，他偷了教室的粉笔，在停尸房外墙画满了跳舞的骷髅，歪歪扭扭，却透着股鲜活的劲儿。

谷雨时节，豆儿抱着个饼干盒冲进来，毛巾下蜷着只流浪猫，软乎乎的像个问号。他坚持要给猫用最高档的火化：“这样它就能比烟花升得还高。”我破了例，让他按了启动钮。猫项圈上的铃铛在烈焰中轻轻作响，像一首首温柔的挽歌。他松了口气，欢快地挥挥手：“再见啦，要记得想我呀……”

豆儿的父亲走得早，他常缠着问我：“亲人死了到底是什么感觉？”我总是默不作声。

处暑那天，一场车祸送来的遗体被大货车碾压得不成人形，死者家属在走廊里哭天抢地。我看见豆儿眉头紧锁，清澈的眼神里第一次多了丝

恐惧。

看吧，这才是死亡，灰暗、凄惨、痛苦才是它的真面目，我本想这样告诉他。可话到嘴边，却不想让他难过。我把他颤抖的手按在焚化炉外壁，金属的余温透过掌纹慢慢流动：“就像你握着的雪糕化了，凉意还留在手心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。

霜降时，芦苇荡铺满银絮，萤火虫早已没了踪迹。